

凌濛初校刻《西厢记》之底本、校本考*

陈旭耀

《文献》2009年第2期

-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 江西吉安

343009)

摘要: 凌濛初校刻的《西厢记》, 号称“悉遵周宪王元本”, 但学界对其说多持否定态度。那么, 凌刻本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本文通过弘治岳刻本、徐士范刊本、继志斋刊本、批点画意本、王骥德校注本等《西厢记》明刊本与凌刻本的比较, 探寻凌氏校订《西厢记》所依的版本踪迹, 认为凌刻本实际上是以弘治岳刻本一类早期明刊本为底本, 并参校了徐士范刊本、继志斋刊本、批点画意本、王骥德校注本等刊本, 精校精刻而成。

关键词: 凌濛初 《西厢记》 周宪王本 弘治岳刻本 继志斋刊本

明代天启年间乌程凌氏(凌濛初, 号初成)校刻的《西厢记》五本朱墨套印本, 一向被学界称誉为《西厢记》明刊善本之一。凌氏自称“此刻悉遵周宪王元本, 一字不易置增损”^①, 对此学界多持否定态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以下《西厢记》明刊本: [1] 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弘治岳刻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线装本, 1955年版; [2] 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徐士范刊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片; [3] 重校北西厢记(继志斋刊本),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照片(黄仕忠师提供); [4] 元本出相北西厢记(起凤馆刊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片; [5] 元本出相北西厢记(起凤馆刊本), 上海图书馆光盘版; [6] 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容与堂刊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片; [7] 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容与堂刊本), 上海图书馆光盘版; [8] 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

度。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先生就指出，所谓周宪王本“也便是‘子虚公子’一流”，不过是凌氏托古改制的“一种手段而已”。^②至八、九十年代，张人和先生曾撰文考证《录鬼簿》与《点鬼簿》的关系，认定二者实同为一书，而现存《录鬼簿》诸版本均不见有凌濛初所称的那种《点鬼簿》^③。因而凌氏欲依托“《点鬼簿》目录（与周宪王本合）”，来证明周宪王本确曾存在的想法也就自然落空。但也有学者认为周宪王本曾存在过，凌濛初“对周宪王本的记载应该是可以信赖的”，且先后出现过两种周宪王本，“一种有惠明唱的那二支【赏花时】，一种则无”^④。可见，对周宪王本是否曾经存在这一问题，学界至今还未有统一意见。

笔者也倾向于凌氏乃托古改制，即周宪王本未曾存在过。其实，不论是说凌氏托古改制，还是坚持周宪王本曾经存在，问题的实质都是要找到凌氏校订《西厢记》所参考的前期版本。可这方面恰恰是学界目前

意北西厢（批点画意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片。[9] 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王骥德校注本），北京富晋书社及东莱阁书店影印线装本，1930年版；

[10] 西厢记（凌濛初校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片。文中若提及上述版本，只称括号中的简名，如，弘治岳刻本、徐士范刊本等，不再一一详述。

（被删）

① 参见凌濛初校刻本卷首《西厢记凡例十则》。

② 参见郑振铎《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郑振铎全集》（第四卷），第573—574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参见张人和《〈点鬼簿〉与〈录鬼簿〉》，《〈西厢记〉论证》，第256—266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 参见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的古本、元本问题》，《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第2—5页。另见《凌濛初刻本〈西厢记〉及其深远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所存在的一个盲点，究其原因，可能是凌刻本在所有的《西厢记》明刊本中的特殊性所致。即在众多的明刊本中，惟有凌刻本在文本体制上最符合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文体特征，并且其角色行当、科介提示等等无不切合学界目前所界定的元杂剧。凌刻本的这一特殊性，使得在现存四十余种《西厢记》明刊本中，没有一种与其基本相似的版本。那么，凌刻本当真是天启年间横空出世？抑或其底本真的如凌氏所说是周宪王本？既然前辈学者已经从多方面论证了周宪王本当属亡是公之流，那惟有探寻出凌刻本对前期版本借鉴的踪迹，方能进一步夯实这一结论。

笔者有幸获得多方师友的帮助，得以基本浏览了现存四十余种明刊本《西厢记》，尤其是在仔细比勘了数种重要版本后，终于发现了凌氏参考之前版本的事实。现分述如下，并以就教方家。

一、与弘治岳刻本的关系

弘治岳刻本全称“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按，“增”，在下卷作“订”），为金台（今北京）岳家书坊刊于明弘治戊午年（十一年，1498）。与弘治岳刻本相较，凌刻本从内容到形式两方面均存有明显的相似。

在内容方面，明刊《西厢记》不同版本的曲文可说是大同小异，但这些细小的差异往往有助于找寻版本之间的联系。凌濛初校订整理《西厢记》文本的工作当在万历末天启初进行的，那时可资其参考的版本甚夥，凌氏在校订时也确实参考了各种不同的版本，这或许就是凌刻本与明刊本任何一个系统的版本相较都有较大差异的缘故。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在凌刻本中看到了与弘治岳刻本的联系。下面以表格形式例列相关内容在不同版本中的情况，以便比照：

凌刻本	弘治岳刻本	徐士范刊本	继志斋刊本	批点画意本 或 王骥德校注 本	容与堂刊 本、起凤馆 刊本
手扳得忽刺 刺天关撼 （第二本楔 子【白鹤 子】之 【一】）	手扳得忽刺 刺天关撼 （卷之二第 二折【白鹤 子】之 【三】）	手扳得忽刺 刺天关撼 （上卷第五 出【白鹤 子】之 【三】）	手攀得忽刺 刺天关撼 （卷二第五 出【白鹤 子】之 【三】）	手攀的希刺 刺天关撼 （第二折第 一套【白鹤 子】之 【三】，王 本作 “扳”，曲 牌作【二 煞】）	手攀得忽刺 刺天关撼 （上卷第五 出【白鹤 子】之 【三】，起 凤馆本 “撼”字 缺）
谁想一絨书 到为了媒证 （二本二折 【粉蝶 儿】）	谁想一絨书 到为了媒证 （卷之二第 三折【粉蝶 儿】）	谁想一絨书 到为了媒证 （上卷第六 出【粉蝶 儿】）	谁承望一絨 书到为了媒 证（卷二第 六出【粉蝶 儿】）	则那一絨书 到为了媒证 （第二折第 二套【粉蝶 儿】）	谁承望一絨 书到为了媒 证（上卷第 六出【粉蝶 儿】）
休孤负了良 辰媚景（二 本二折【耍 孩儿】）	休孤负了良 辰媚景（卷 之二第三折 【耍孩 儿】）	休孤负了良 辰媚景（上 卷第六出 【耍孩 儿】）	休孤负了良 辰美景（卷 二第六出 【耍孩 儿】）	休孤负了良 辰美景（第 二折第二套 【耍孩 儿】）	休孤负了良 辰美景（上 卷第六出 【耍孩 儿】）

<p>一迷的将言语摧残（三本二折【脱布衫】）</p> <p>写着道西厢待月等得更阑（三本二折【耍孩儿】）</p>	<p>一迷的言语摧残（卷之三第二折【脱布衫】）</p> <p>写着道西厢待月等得更阑（卷之三第二折【耍孩儿】）</p>	<p>一味的将言语摧残（上卷第十出【脱布衫】）</p> <p>写着道西厢待月等得更阑（上卷第十出【耍孩儿】）</p>	<p>一味的言语摧残（卷三第十出【脱布衫】）</p> <p>写着道西厢待月等得更阑（卷三第十出【耍孩儿】）</p>	<p>一迷的教言语伤残（第三折第二套【脱布衫】）</p> <p>西厢待月等得更阑（第三折第二套【耍孩儿】）</p>	<p>一味的言语摧残（上卷第十出【脱布衫】）</p> <p>写着道西厢待月等待得更阑（上卷第十出【耍孩儿】）</p>
<p>把缕带儿解（四本一折【上马娇】）</p> <p>阮肇到天台（四本一折【胜葫芦】）</p> <p>点污了小姐清白（四本一折【柳叶儿】）</p>	<p>缕带儿解（卷之四第一折【上马娇】）</p> <p>阮肇到天台（卷之四第一折【胜葫芦】）</p> <p>点污了小姐清白（卷之四第一折【柳叶儿】）</p>	<p>把缕带儿解（下卷第十三出【上马娇】）</p> <p>刘阮到天台（下卷第十三出【胜葫芦】）</p> <p>点污了小姐清白（下卷第十三出【柳叶儿】）</p>	<p>□带儿解（卷四第十三出【上马娇】，按，原本残缺）</p> <p>刘阮到天台（卷四第十三出【胜葫芦】）</p> <p>断不点污了小姐清白（卷四第十三出【柳叶儿】）</p>	<p>把缕带儿解（第四折第一套【上马娇】，按，王本作“缕”）</p> <p>刘阮到天台（第四折第一套【胜葫芦】）</p> <p>点污了姐姐清白（第四折第一套【柳叶儿】）</p>	<p>缕带儿解（下卷第十三出【上马娇】）</p> <p>刘阮到天台（下卷第十三出【胜葫芦】）</p> <p>断不点污了小姐清白（下卷第十三出【柳叶儿】）</p>
<p>你元来苗儿不秀（四本二折第二支</p>	<p>你元来苗儿不秀（卷之四第二折第</p>	<p>你元来苗儿不秀（下卷第十四出第</p>	<p>你元来苗来不秀（卷四第十四出第</p>	<p>你元来苗而不秀（第四折第二套第</p>	<p>你元来苗而不秀（下卷第十四出第</p>

【小桃红】)	二支【小桃红】)	二支【小桃红】)	二支【小桃红】)	二支【小桃红】，王本作【么】)	二支【小桃红】)
久已后书儿信儿（四本三折【叨叨令】） 昨宵个绣衾香暖留春住（四本三折【三煞】）	久已后书儿信儿（卷之四第三折【叨叨令】） 昨宵个绣衾香暖留春住（卷之四第三折【三煞】）	久已后书儿信儿（下卷第十五出【叨叨令】） 昨宵个绣衾香暖留春住（下卷第十五出【三煞】）	今已后书儿信儿（卷四第十五出【叨叨令】） 昨日个绣衾香暖留春住（卷四第十五出【三煞】）	久已后书儿信儿（第四折第三套【叨叨令】） 昨日绣衾香暖留春住（第四折第三套【三煞】，按王本作“宵”）	今已后书儿信儿（下卷第十五出【叨叨令】） 昨日个绣衾香暖留春住（下卷第十五出【三煞】）
觑一觑着你为了醯酱（四本四折【水仙子】）	觑一觑着你为了醯酱（卷之四第四折【水仙子】）	觑一觑着你为了醯酱（下卷第十六出【水仙子】）	睇一睇着你为了醯酱（卷四第十六出【水仙子】）	觑一觑教你为了醯酱（第四折第四套【水仙子】）	睇一睇着你为了醯酱（下卷第十六出【水仙子】）
写时节管情泪如丝（五本二折【迎仙客】）	写时节管情泪如丝（卷之五第二折【迎仙客】）	写时节管情泪如丝（下卷第十八出【迎仙客】）	写时节多管泪如丝（卷五第十八出【迎仙客】）	写时节管情泪如丝（第五折第二套【迎仙客】）	写时节多管泪如丝（下卷第十八出【迎仙客】）

从上面列表中可以看出，弘治岳刻本与凌刻本基本一致，而其他各种版本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当然，表中的内容相对《西厢记》全剧

而言，只能说是零星丁点。并且也不是说，弘治岳刻本与凌刻本在曲文上就不存在异文情况，比如，卷之一第一折的【寄生草】中，弘治岳刻本有“我道是海南水月观音现”一句，而凌刻本（第一本第一折）则作“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①，与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相同。

如果说从曲文上还不能明显看出凌刻本与弘治岳刻本的密切关系的话，那么比较二者的说白，你常常会为它们的吻合度所惊讶。笔者从比勘版本的实践中发现，造成明刊《西厢记》各版本系统明显差异的不是曲文，而是说白。因此，既然弘治岳刻本与凌刻本的说白存在较多的相似，就不能排除它们之间有着某种渊源关系。比如，下面一段说白，二者就极为相似：

夫人云此事如何？生云小生有一计，先用着长老。洁云老僧不会厮杀，请秀才别唤一个。生曰休荒，不要你厮杀。你出去与贼汉说：“夫人本待便将小姐出来送与将军，奈有父丧在身。不争鸣锣击鼓，惊死小姐，也可惜了。将军若要做女婿呵，可按甲束兵，退一射之地。限三日功德圆满，脱了孝服，换上颜色衣服，倒陪房奁，定将小姐送与将军。不争便送来，一来父服在身，二来与君不利。”你去说去。（弘治岳刻本卷之二第一折）

[夫人云]此事如何？[末云]小生有一计，先用着长老。[洁云]老僧不会厮杀，请秀才别换一个。[末云]休慌，不要你厮杀。你出去与贼汉说：“夫人本待便将小姐出来，送与将军，奈有父丧

^① 按，这是《西厢记》的一则典型异文，除这两种情况外，还有“我道海南水月观音院”（批点画意本等）。

在身。不争鸣锣击鼓，惊死小姐，也可惜了。将军若要做女婿呵，可按甲束兵，退一射之地。限三日功德圆满，脱了孝服，换上颜色衣服，倒陪房奩，定将小姐送与将军。不争便送来，一来父服在身，二来于军不利。”你去说来。（凌刻本第二本楔子）

稍作比较即可看出，这段说白在二者之间仅有三处细微差别（见引文中划线部分）。其他明刊本虽说也大致相似，但还是各有不同。如，“老僧不会厮杀，请秀才别换一个”二句，徐士范刊本作“老僧无用不会厮杀，请秀才别用一人”；“奈有父丧在身”一句，容与堂刊本和起凤馆刊本“父丧”作“父服”，王骥德校注本作“父孝”；“脱了孝服，换上颜色衣服”一句，容与堂刊本和起凤馆刊本作“脱了孝衣，换上吉衣”，批点画意本作“脱了孝服，换了吉服”；“一来父服在身”一句，继志斋刊本“父服”作“父丧”；“于军不利”，继志斋刊本、容与堂刊本和起凤馆刊本均作“与将军不利”，批点画意本亦作“与君不利”，徐士范刊本与王骥德校注本作“于军不利”。所以，相较而言，还是弘治岳刻本与凌刻本接近，它虽有三处不同，但多是谐音，且很可以认为是凌氏参校他本更改所致。

又如，弘治岳刻本卷之五第一折张生的上场白：

生引仆人上开自暮秋与小姐相别，倏经半载之际。托赖祖宗之荫，一举及第，得了头名状元。如今在客馆听候○○（笔者按，代替“圣旨”二字）御笔除授，惟恐小姐挂念，且修一封书，令琴童家去，达知夫人，便知小生得中，以安其心。琴童过来。仆上云你将文房至宝来，我写就家书一封，与我星夜到河中府去，见小姐时说：“官人怕娘子忧，特地先着小人将书来。”即忙接了回书来者，过日月好疾也呵！

凌刻本中，这段说白除作了些细微的修正外，全同弘治本。如，将科介改为“末引仆人上开云”，将说白中的“仆上云”删掉，改“至宝”为“四宝”。笔者以为，弘治本这段说白中“仆上云”后肯定丢了些内容，似应有琴童简单的应答语，再接张生的说白，方较通畅（按，容与堂刊本等即作“琴童应科，生云”，而徐士范刊本等“仆上云”后则有“有何钧旨”一句白）。而凌刻本中只是缺去“仆上云”后，径直前后连接，显然是据缺少琴童说白的本子。事实上，这段说白在其他明刊本中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稍微与之接近的继志斋刊本、容与堂刊本等，“一举及第，得了头名状元”作“一举得第，忝中探花郎”，“达知夫人，便知小生得中”则作“达知夫人小姐”；徐士范刊本、批点画意本不但将说白大改，且在前面加了一大段韵文白“别来半岁音书绝”云云；王骥德校注本这段说白只是大意相似，文句或许是王氏自己整理重写的。还有一点有意思的是，弘治本“过日月好疾也呵”一句中，“过”当是“这”字之讹，可偏偏凌氏就没注意，而且大多数的明刊本都作“这”。因此，凌刻本这段说白的源头就不用再赘言了。

需要在此指出的是，由于继志斋刊本也与弘治岳刻本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因而，凌刻本的说白也常能在继志斋刊本中找到。

凌刻本与弘治岳刻本在内容上的相似度，已足以让我们将其联系在一起，若再加上二者在角色行当、科介提示等方面的神似，就不会再怀疑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了。

凌刻本在角色扮演上，以正末扮张生，正旦扮莺莺，旦俵扮红娘，外扮老夫人，净扮洁（法本），俵（人）扮琴童（又作“仆”或“仆人”）、欢郎等，这也是学界称许其切合元杂剧体制的一个方面。由于《西厢记》明刊本体制的传奇化，因而多数明刊本都是以生扮张生，莺莺（或作“莺”）、红娘（或作“红”）、夫人（或作“夫”）、法本

（或作“本”）、琴童（或作“琴”、“童”）等等则直呼。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骥德校注本的出现，情况才稍有改观。王本以生扮张生，旦扮莺莺，外扮长老或杜将军，净扮洁郎（法聪）或孙飞虎，琴童作“仆（人）”，夫人、红娘等亦直呼。

其实，类似于凌刻本的角色扮演，早在弘治岳刻本中已经出现。弘治本以末扮张生，正旦扮莺莺，旦扮红娘，外扮老夫人、长老、杜将军，净扮洁郎（法聪）、孙飞虎，徕（人）扮琴童（又作“仆”或“仆人”）、欢郎等。然而，弘治本在角色称呼上有时又显得有些紊乱。比如，张生又时而作“生”，特别是在张生施唱的每支曲牌下，几乎都插入“生唱”一类的提示，这已经是受南戏影响的结果；又如，店小二一会作“末”，一会又作“外”，当然，这可能也是校勘粗疏所致。这种情况在早于弘治岳刻本的《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叶”中也是如此，可见由来已久。下面结合一些科介实例来进一步说明问题。

弘治岳刻本卷一第一折中，老夫人等人上场的科介提示是“外扮老夫人上开 二旦徕随上”；这一科介在凌刻本中作“外扮老夫人上开”，后面的“二旦徕随上”没有。这样一来，老夫人的说白在二本中就有些细微的差异。如，在介绍莺莺、红娘、欢郎时，弘治本作“只生得这个小姐，小字莺莺……这小妮子……唤做红娘。这一个小□□□□□郎”，而凌刻本则作“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又有个小妮子……唤做红娘。一个小厮儿，唤做欢郎”也就是说，弘治本在介绍莺莺等三人时用了指示代词“这”，因为莺莺等三人在场；而凌刻本则没有“这”，因为它去掉“二旦徕随上”这一科介，也意味着莺莺等三人并未同时上场。在继志斋刊本、批点画意本、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明刊本中，这段说白基本与弘治岳刻本一致，当然它们的科介提示

“夫人、莺、红、欢郎上，云”也表示众人是一起上场的。王骥德校注本这段说白虽与弘治岳刻本在用词上有些差别，但王本在介绍三人时，也分别用了“这”（按，王本的科介作“老夫人引二旦、欢郎上开”）。今存明刊本中，仅有徐士范刊本，及属于徐本一系的熊龙峰刊本、刘龙田刊本这段说白基本与凌刻本一致，凌氏当借鉴徐本无疑。

有意思的是，弘治本“二旦俵随上”这一科介却引发了凌刻本中的一个误解。在弘治本中，“二旦”系指莺莺、红娘二人。在元杂剧中，“二旦”常指“正旦”以外的次要旦角。如，《元曲选》中《合同文字》一剧，以“二旦”扮正末刘天瑞的妻子张氏；又如，杨文奎的《儿女团圆》杂剧，以“二旦”扮正末韩弘道的妻子张氏。也有以“二旦”指两个旦角的，如，《元曲选》中王子一的《误入桃源》杂剧，“二旦”乃指桃源洞中的二位仙子。“俵”是元杂剧中扮演小孩的角色，又作“俵人”、“俵儿”。在弘治岳刻本中，“俵”扮欢郎、琴童。凌刻本差不多也是如此，虽然没有在第二本楔子中以“俵”扮欢郎，但第一本第一折与弘治本一样有“正末扮张生骑马引俵人上开”的科介提示，即以“俵”扮琴童；并且第四本第二折也和弘治本一样有“夫人引俵上云”的科介，则是以“俵”扮欢郎。因此，“二旦俵随上”是指莺莺、红娘、欢郎跟随老夫人一起上场。由于凌刻本的科介及说白均从徐士范刊本，首先是老夫人一人上场，这样，在老夫人唱完【赏花时】后，凌刻本有老夫人“……不免唤红娘出来分付他，红娘何在”几句白（按，这一段白亦从徐士范刊本，详下），接着是“旦俵扮红见科”的科介，即这里以“旦俵”扮红娘（按，徐士范刊本此处作“红见科”）。凌氏在《西厢记凡例十则》中有如下一则：

北体脚色，有正末、付末、狻、孤、靛、鶯、猱、捷讪、引戏，共九色。然实末、旦、外、净四人换妆，其更须多人者，则增

付末（亦称冲末）、旦俌（亦称冲旦）、副净（女妆者曰花旦），总之不出四名色。故周宪王本，外扮老夫人，正末扮张生，正旦扮莺莺，旦俌扮红娘，自是古体，确然可爱。自时本悉易以南戏称呼，竟蔑北体，急拈出以俟知者，耳食辈勿反生疑也。①

如此说来，以“旦俌”扮红娘，来自周宪王本，凌氏认为“自是古体，确然可爱”。然翻遍《元曲选》，都未见“旦俌”一色，王骥德《曲律·论部色第三十七》在论述元杂剧角色时，写道：

按，丹丘先生谓杂剧、院本有正末、副末、狽、狐、靚、鶯、猱、捷讪、引戏九色之名。……又按：元杂剧中，名色不同，末则有正末、副末、冲末（即副末）、砌末、小末，旦则有正旦、副旦、贴旦（即副旦）、茶旦、外旦、小旦、旦儿（即小旦）、卜旦——亦曰卜儿（即老旦）……②

这里旦角共有九种之多，但也无“旦俌”一色。《元曲选》中旦、俌二词叠合在一起的情况倒是不少，但都是分指“旦”和“俌”二种角色。不过，在继志斋刊本《凡例》中，其论角色一条，却有“旦俌”一色：

旧本以外扮老夫人，末扮张生，净扮法本作洁，扮红娘曰旦俌，亦今贴旦之谓也。按，由来杂剧院本，皆有正末……副末……狽……狐……靚……鶯……猱……捷讪……引戏……九色之名。但今名与人俱易，正之实难，姑从时尚。

① 见凌刻本卷首《西厢记凡例十则》。

② 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143页，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

从这条《凡例》看，继志斋刊本最早的校订者龙洞山农显然见过弘治岳刻本一类的早期刊本，且误将“旦俌”看作一色。凌氏的《凡例》说明显然受了继志斋刊本的影响，只是继志斋刊本认为古制“正之实难”，选择“姑从时尚”，而凌氏则将之作为古体继承。其实，这“旦俌”一色即来自“二旦俌随上”这一科介，凌氏失之大意，没注意“旦俌”实分指旦、俌二种角色，且轻易信从继志斋刊本，于是在《凡例十则》中抬出周宪王本，煞有介事的论述一番，这欲盖弥彰，更见其托古改制的行径。

凌刻本中还有部分科介提示见于弘治岳刻本，如第三本第四折中，有“洁引太医上，‘双斗医’科范了”，这一科介在其他明刊本中一般作“法本引太医上，诊脉下药科”；又如，第四本第四折【乔牌儿】后，有“旦唧唧了”，这一科介除另在王骥德校注本等极少数刊本中出现外，多数明刊本中都没有。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枚举。

除上述情形外，弘治岳刻本将全剧分为五卷，每卷又分折（第二卷为五折，其余各卷均四折）；卷一、二、三、四分别有“题目”、“正名”各二句；卷二、三、四的最后一折末尾有【络丝娘煞尾】（按，卷四作【络丝娘】）；部分套曲标出了宫调名等，这些也影响到凌氏对《西厢记》文本体制形式的整理。

总之，在众多的明刊本中，弘治岳刻本是与凌刻本有着较为密切关系的刊本之一。虽然，我们还不能说凌氏在整理《西厢记》时，一定参考了弘治岳刻本，但可以肯定他一定是用与弘治岳刻本有渊源关系的早期刊本作底本，这一刊本也不会是什么“周宪王本”，而是一种坊间刻本，比如他在《西厢记旧目》中提到的日新堂本就极有可能是他校勘时使用的底本。

二、与继志斋刊本的关系

凌刻本虽然是以弘治岳刻本一类早期刊本作底本，但这些早期刊本多是坊间刻本，在校勘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正如其书后刻书牌记称，“今市井刊行，错综无伦”。它虽称自己“谨依经书，重写绘图”，但书中还是时常能见到讹误。并且弘治岳刻本分卷分折是从更早如残叶本之类分卷不分折的刊本发展过来的，因此，在弘治岳刻本中有些折分得并不恰当。如，卷之二折与折之间的分断就很不恰当；又，卷之五第三折与第四折间的划分也不合适。

然而，我们看到凌刻本的分本分折是井然有序的。既然凌刻本的底本划分的并不合理，那凌刻本的井然有序由何而来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继志斋刊本一类的本子。

继志斋刊本即《重校北西厢记》，是秣陵（今南京）书坊继志斋主人陈邦泰（字大来）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刊行的一个本子，其直接底本是龙洞山农（焦竑）校订于万历十年（1582）的《重校北西厢记》。龙洞山农本今已不传，继志斋刊本也仅存于日本内阁文库^①。

继志斋刊本分五卷，卷各四出，出序则前后相连。其每出起止与凌刻本每折起止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像弘治岳刻本卷二各折间不恰当的划分，在继志斋刊本中已完全校正过来。这里要特别拈出的是，卷二第七出《杯酒违盟》与第八出《琴心挑引》（按，即弘治本卷之二的第四、第五折，凌刻本第二本的第三、第四折）间的划分，继志斋刊本与凌刻本的起止完全吻合。而弘治本的第五折则自“红云妾见先生有

^① 黄仕忠师数年前于日本访得该本，并转赠于我，让我先期进行研究，恩师深情，当永记心怀。

囊琴一张”一段说白始，后于继志斋刊本出现的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一批本子虽将这段说白归入上一单元，却又把“（生云）红娘之言，深有意趣”一段说白也划入上一单元，即它们的第八出（按，相当凌刻本第二本第四折）自“（莺红上）（红云）小姐，烧香去来”一段白开始。

又，继志斋刊本第二十出虽然自“（生上云）下官奉圣旨，正授河中府尹”一段白始，但像弘治岳刻本划入上一单元的“夫人上云谁想张生负了俺家，去卫尚书家做女婿去”一段白，继志斋刊本则无。也就是说，继志斋刊本第十九出的起止与凌刻本第五本第三折的起止一样。此处，徐士范刊本、批点画意本等一批版本同弘治岳刻本的分法，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一批本子的处理则与继志斋刊本相同。

可见，在较早的刊本中，只有继志斋刊本的分出情况与凌刻本的分折情况最接近。当然，笔者也无意在此断然肯定凌氏在校正《西厢记》的文本时一定是参照继志斋刊本来划分各折起止的，只是从实际出发比较两个本子的情况。因为，即使像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有一二处划分异于凌刻本的版本，凌氏也完全可能凭自己的判断重新调整，所以，也不能排除凌刻本的分折是参照它们来进行的可能。而且，万历后期出现的王骥德校注本每大折各套的起止与凌刻本每本各折起止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按，王本第二大折的第一套与大多数明刊本一样包含了两套曲，凌刻本将后一套曲另分出标为“楔子”），且凌氏在分折方面参照了王本也是可以肯定的（详后）。但笔者还是要将凌刻本与继志斋刊本联系起来，除了其结构接近外，还在于它们的文本内容，尤其是说白吻合较多。而王骥德本在这方面则与凌刻本相差较大。

另外，继志斋刊本每套曲均注明宫调，每卷保留了“正名”四句，【络丝娘煞尾】虽未保留，但卷一、二、三、四最后一出尾部均有一则眉批，说明此处删去【络丝娘煞尾】云云，如，卷一的批语是：“一本有‘【络丝娘煞尾】则为你闭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此意不合先说出，且复用【煞尾】，今删去。”这些也极有可能对凌濛初整理《西厢记》产生影响。

三、对徐士范刊本、王骥德校注本等的借鉴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明了，凌刻本不是由某一个明刊本而来，凌氏在《凡例》中所谓“悉遵周宪王元本”，自是谎言。事实上，凌氏除了主要参考了弘治岳刻本及继志斋刊本外，还参校了不少明刊善本。凌氏虽没有言明参考了那些本子，但凌刻本中书眉上的批语及每本后所附的《解证》中频频提到当时流行的各种刊本的一些情况，如徐士范本、徐文长本、王伯良本等等，这其实已经承认他参考了这些版本，只是采纳时未说明，而有不同意见时，则一一指证。

1. 对徐士范刊本的借鉴

凌刻本对徐士范刊本的一处显著的借鉴，即上文提到的第一本楔子中的科介及说白。徐士范本作“（外扮老夫人上白）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殁。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又有个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孩儿的，唤做红娘。一个小厮儿，唤做欢郎……”云云，除科介中“上白”，非凌刻本的“上开”外，其余完全一致。【赏花时】后一段白，徐士范本如下：

（夫人白）今日暮春天气，好生困人，不免唤红娘出来分付他。红娘何在？（红见科）（夫人云）你看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小姐闲散心耍一回去来。（红云）谨依严命。（夫人下）（红云）

小姐有请。（莺莺上）（红云）夫人着俺和姐姐佛殿上闲耍一回去来。

这段说白，凌刻本除科介有些差别外，说白内容则完全同徐士范本。但在其他明刊本中，这段说白则大致作：“今日春间天道，好生困人，红娘，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姐姐闲散心耍一遭去。”如，弘治岳刻本、继志斋刊本、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差不多都是如此，只是稍有文字出入。如，“今日春间天道”有作“今日春景天气”的（继志斋刊本等）；有作“如今春间天道”的（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还有作“目今正遇着春间天道”的（王骥德本等）。不过，批点画意本又不同，它与徐士范本有些相似，除仍作“今日暮春天气”外，后面也有“（红）谨依严命。（夫下）（红向莺云）夫人着俺和姐姐佛殿上闲耍一回去来”几句白。

而且，在不同的明刊本中，这段说白的位置也不相同。有一部分和徐士范本一样，将之置于老夫人所唱【赏花时】后，如以批点画意本为代表的碧筠斋古本系统^①的版本均如此；有一部分则将之插入到前面老夫人的上场白中，具体位置在“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一句后，如弘治岳刻本、继志斋刊本、王骥德本等一批本子均如是处理；还有一部分则把它移到莺莺所唱的【么】后，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如是。情况甚是复杂，在今传明刊本中，只有徐士范本及属于它一系的熊龙峰刊本、刘龙田刊本与凌刻本一致，可以说，凌氏借鉴了徐士范本无疑。其实，凌氏也在其刻本的眉批中透露了这一信息：

^① 按，笔者另有《明刊〈西厢记〉的版本系统》一文，对明刊《西厢记》的版本系统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凡“楔子”不宜同唱，故夫人独上独唱先下，而莺自上自唱，始为得体，时本亦有从此者。乃他本竟作夫人、莺、红同上同唱同下，殊失北体矣。

这条眉批与其说是在评价其依照的周宪王本符合北体，不如说是在陈述其选择后的一种自得心情，而其中提到亦“从此”的时本，应该就是徐士范本，因为凌氏也经常在批语中称“徐士范曰”云云，所以他参考了徐本是无疑的。

又，凌刻本第二本第一折【寄生草】后有如下一段说白：

[飞虎领兵上围寺科，下][卒子内高叫云]寺里人听者，限你们三日内将莺莺献出来，与俺将军成亲，万事干休。三日之后不送出，伽蓝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

这段白像弘治岳刻本、继志斋刊本、批点画意本、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王骥德校注本等版本均无，惟徐士范刊本及其一系的熊龙峰刊本、刘龙田刊本有，而且是除科介中有个别文字出入外，内容完全一样。但凌刻本其后又不象徐士范本作“（本作慌报科）（夫人上，作慌科）（敲门报莺科）（莺莺、欢郎、红娘同上，作慌科）”，仅有一串科介提示，而是有一段说白，且说白内容与弘治岳刻本最接近。这不仅说明了凌刻本对徐士范刊本的借鉴，也是凌刻本乃综合诸本而成的一个力证。

在曲文方面，凌刻本也有一些借鉴自徐士范本。前面我们在比较凌刻本与弘治岳刻本的曲文时，就已注意到，徐士范本与凌刻本相同的也较多。或许可以这样说，当凌氏不赞同其底本时，他往往自别本选择妥贴者，而徐士范本是他选取较多的刊本之一。如，第一本第二折【醉春风】“今日多情人一见了有情娘”句，同折【四煞】“休直待眉儿浅淡

思张敞”句；第二本第三折【搅箏琶】“据着他举将除贼，也消得家缘过活。费了甚一股，那便待要结丝萝”几句；第三本第二折【普天乐】“晓妆残”句；第四本第一折【混江龙】“则道似金珮响”句；等。这些曲文仅徐士范本一系如此，其他明刊本均有不同。

除上面这些明显的情况外，徐士范刊本每四出保留了“题目”、“正名”各二句，每套曲均标明了宫调，第四、八、十二、十六出末尾有【络丝娘煞尾】（按，徐士范刊本一系是现存明刊本中除凌刻本外，完整保留四支【络丝娘煞尾】的版本），等等，也肯定影响了凌氏。

另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实例也显示了凌刻本对徐士范刊本的借鉴，下面试列数条：① 第一出【混江龙】与【油葫芦】之间的说白：“（生云）行路之间，早到蒲津。这黄河有九曲，此正古河内之地，你看好形势也呵！”这几句白语在众多明刊本中除徐士范刊本一系存有外，另见于批点画意本一系，其它刊本则无，凌氏当自它们中借鉴而来。② 第一出【节节高】（按，即凌刻本中的【村里逐鼓】）曲中有“莺莺引红娘拈花枝上云”的科介（按，批点画意本亦大致如此），凌刻本同。按凌刻本的惯例，这里应作“（正）旦引红娘拈花枝上云”方对，结果由于受徐士范本等影响，凌氏失之粗疏。③【元和令】有“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一句，其中“庞儿”除批点画意本一系外，其他明刊本多作“脸儿”，凌刻本这里也依从了徐士范本等。这类零星实例还能找出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2. 对王骥德校注本的借鉴

王骥德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校刻了《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这与凌濛初校刻《西厢记》五本的时间当较接近，故而凌氏常在其刊本中提到王伯良如何如何。王骥德校注本是当时少有的善本之一，因而，

自然会对凌氏的校刻产生影响，凌氏从中借鉴一二也是情理中的事。下面主要阐述两点，以见一斑。

一是凌刻本各本分出“楔子”，当是受王骥德校注本的影响。王本虽没有在文本中具体将“楔子”划出，但王本已在每大折一开始按，除第二折外标注出“楔子引曲某章”，这可以说是凌氏后来在每本中具体划分出“楔子”的最早依据。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本第二折没提到“楔子”，且其中第一套也和大多数明刊本一样包含两套曲。凌刻本在这里则将后一套曲（即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套）分出作“楔子”，并在《第二本解证》“楔子”条中如此解说：

历考诸剧，“楔子”止用【仙吕·赏花时】或一或二，及【仙吕·端正好】一曲耳。此独竟以【正宫】诸曲演而成套，若另为一折然者。此因欲写惠明之壮勇，难以一调尽，而为此变体耳。近本竟去“楔子”二字，则此剧多一折，若并前【八声甘州】为一，则一折二调，尤非体矣！

这里所谓“近本竟去‘楔子’二字”，当指王骥德本而言。因为，王本不仅距凌氏校刻的天启年间较近，并且在今存《西厢记》明刊本中，除凌刻本外，惟王本标出了“楔子”，批点画意本等一批本子虽也在卷首有“楔子”，但那只是四句诗。

二是凌刻本第五本第三、四折间的分断，当借鉴了王骥德校注本。上文已经提到过，此处分断在不同的明刊本中各不相同，凌刻本的划分则与王骥德本同，即第四折一开始是老夫人的一段白：“[夫人上云]谁想张生负了俺家，去卫尚书做女婿去，今日不负老相公遗言，还招郑恒为婿。今日好个日子，过门者。准备下筵席，郑恒敢待来也。”其他明刊本则或将这段白移到上一折/出/套末尾，或者将其删除。

3. 对批点画意本的借鉴

凌氏常常在书中眉批及《五本解证》中提及“徐文长曰”如何如何，且多指责，嘉许较少。因此，凌氏研读过徐文长本是毫无疑问的，且从其提到的内容看，凌氏参阅的徐文长本，就是批点画意本一系。那凌刻本有没有借鉴批点画意本呢？答案是肯定的。下面仅列两处最典型的事例：

① 他眉弯远山不翠，眼横秋水无光（第三本第四折【绵搭絮】）

这句曲文，弘治岳刻本、徐士范刊本、继志斋刊本、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均作“他眉黛远山铺翠，眼横秋水无尘”，只有批点画意本、王骥德校注本等碧筠斋古本系统的版本如此。

②【水仙子】硬围着普救寺下锹撅，强当住咽喉仗剑钺。贼心肠馋眼恼天生得劣。[卒子云]你是谁家女子，夤夜渡河？[旦唱]休言语，靠后些！杜将军你知道他是英杰，觑一觑着你为了醢酱，指一指教你化做髓血。骑着匹白马来也。（第四本第四折）

这支【水仙子】弘治岳刻本、徐士范刊本、继志斋刊本、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几乎都是在“天生得劣”后插入“（生云）我对他说”，再莺莺接唱“休言语，靠后些”，再接“（卒子云）你是谁家女子，夤夜渡河？”，并随后加上“（莺云）你休胡说”，然后再莺莺唱“杜将军……”。继志斋刊本更有一段眉批对此予以评说：“‘休言语’二句不但应前，正见崔张魂梦钟爱处，一本遗生白，作莺对卒子唱，大谬！”只有批点画意本与凌刻本基本相同，仅“觑一觑着你”，批点画

意本作“覩一覩教你”，就是王骥德本也删掉了“卒子”的说白。因此，这支【水仙子】凌氏借自批点画意本无疑。

综上，凌濛初校刻的《西厢记》五本是在综合参考弘治岳刻本、继志斋刊本、徐士范刊本、批点画意本、王骥德校注本等众多《西厢记》明刊本的基础上，整理并精刻而成。凌氏所谓“悉遵周宪王元本”，不过是托古改制的幌子，事实上，在周宪王所处的明初时代也不可能有凌刻本这样完美的文本，这从弘治岳刻本或更早的“残叶本”中就可推断出。而在凌氏所处的晚明时期，在元杂剧范式方面，臧晋叔的《元曲选》已经提供了众多的蓝本。而《西厢记》的版本在此时可说数量空前，且还有诸如王骥德等人提供的校勘经验。所以，凌氏在这时校订整理出一部较为完美的《西厢记》文本，已是水到渠成。然凌氏为何不直言这一切，而要假托“周宪王元本”呢？笔者以为，大抵是因为明人有尚古之习，古则佳、古则有市场，纵览现存四十余种明刊《西厢记》，有几种不冠上“元本”、“古本”之类的名目呢？所以，凌氏担心自己费尽艰辛，整理出来的东西不被人接受，故弄出个“周宪王本”，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凡例十则》中，凌氏就多次流露出这种心情，如前面引述过的“自时本悉易以南戏称呼，竟蔑北体，急拈出以俟知者，耳食辈勿反生疑也”，他担心什么呢？担心别人不认可他采用的“北体”也。《凡例》末尾的一段文字中有这样几句：

海内藏书家，倘有善本在此本前者，不惜指迷，亦艺林一快，余必不敢强然自信也。

如果他果真得到周宪王本，为何就不敢自信呢？显然，他不敢自信的是自己的校订工作，因为他整理出的《西厢记》五本是前无古人的。

凌氏为古典名剧《西厢记》增加了一个经典文本，其功绩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凌刻本也有不足之处，最突出的是将弘治岳刻本就已存在的，惠明下书后所唱的【赏花时】及【么】删除。其实，这两支曲才是这一本的真正“楔子”，凌氏虽认为这是“楔子”，但由于他已将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套作“楔子”，故认为同一本中“楔子”不会重出，而且，认定这两支曲是俗笔所增，因此他将之删去，仅“聊附之解证中”。现代学者王季思先生，已依弘治岳刻本将这二支曲子补回，《西厢记》始至善矣。

（原载《文献》2009年第2期，发表时因版面所限作了较大删改）
